

OMNIPOL
幸福蓝海

8848

朱彬彬 执笔

在最神秘的世界屋脊

揭秘最神秘的特种兵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8848

电视连续剧《8848》同名小说

朱彬彬 执笔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8848 / 朱彬彬执笔. —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5.7

ISBN978-7-5043-7352-6

I. ①8…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9878号

8848

朱彬彬 执笔

出版人 王卫平
责任编辑 赫铁龙
装帧设计 嘉信一丁
责任校对 张 哲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39(千)字
印 张 19.75
插 页 20(面)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352-6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 第 一 章	遗失天珠	1
❖ 第 二 章	身世之感	18
❖ 第 三 章	天珠复得	28
❖ 第 四 章	火车站意外	35
❖ 第 五 章	收缴风波	43
❖ 第 六 章	抢包子事件	50
❖ 第 七 章	乔二泄密	58
❖ 第 八 章	左佐追来	64
❖ 第 九 章	第一次越营	71
❖ 第 十 章	汤娜赴藏	78
❖ 第十一章	无功而返	85
❖ 第十二章	小妮子与老哥们儿	92
❖ 第十三章	左佐入伍	99
❖ 第十四章	战胜爸妈	105
❖ 第十五章	拉练中的发现	113
❖ 第十六章	荣宁的错误	120
❖ 第十七章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128
❖ 第十八章	新岗位，新感受	136
❖ 第十九章	各安其职	145
❖ 第二十章	遇袭	154

第二十一章	一碗酒，两行泪	161
第二十二章	毛衣归谁	166
第二十三章	上海之行	173
第二十四章	喋血哨所	182
第二十五章	乔二的决心	192
第二十六章	魔鬼大军的考验	200
第二十七章	斗智斗勇	206
第二十八章	雏鹰归来	213
第二十九章	小荷初露	221
第三十章	大洋彼岸的追求者	229
第三十一章	舞台上的意外	236
第三十二章	大战前夕	245
第三十三章	沉默的雪山	255
第三十四集	仇恨的火焰	265
第三十五章	疯狂的报复	272
第三十六章	重回拉萨	283
第三十七章	收网	294
第三十八章	新征途	304

第一章 遗失天珠

没去过西藏的人，很难想象这世间居然会有这样的地方。

天空的湛蓝浓烈得化不开，大团的白云静静悬浮在雪山之巅，空气稀薄清冽，一切都显得圣洁宁和。

一只雪鹰平展着翎羽整齐的双翅，在白雪覆盖的群山之间姿势优美地翱翔，偶尔发出的一两声鸣叫充满了飞禽之王的骄傲与矜持。

荣宁背上背着硕大的登山包，正靠着身上系着的登山绳奋力向上攀登。厚重的雪地靴套着防滑钢套，在他的身后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虽然身上穿的是专业登山服，可是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也依然能够感觉到温度越来越低，氧气也越来越稀薄，他只觉得自己的双腿沉重如灌铅，每向上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嘴里大口大口呼出的白气转瞬间便消散得无影无踪，口腔里的湿润感似乎随着每一次呼吸而流逝，干燥得从舌头、上颚直到嗓子眼都有一种麻木的痛感。

阳光炽烈得无法直视，荣宁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保持好身体的平衡，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屏幕上显示：海拔高度 5820 米。长长呼出一口气，视线所及之处白云翻滚，映着一片碧蓝深邃的天空。脖子上贴身戴着的一串天珠，已经拥有了和身体相同的温度。

不过是瞬息之间，毫无预兆地，山顶传来一阵低沉而怪异的声音，像沉雷贴着地皮滚过。“不好！”荣宁只觉得一阵寒意从头顶凉到脚心，还来不及作任何反应，就被滚滚而下的积雪裹挟着直坠而下，如同一枚深秋枝头的枯叶飘落。眼前是一片眩晕的黑暗，身上的痛楚、麻木和模糊，却偏偏无处不在。最后的意识消失之前，荣宁奋力摁下手表上的“SOS”按钮。

珠峰另一侧的山脚下，是特种兵的雪鹰训练营。身着迷彩服的小伙子们相对跨立，目光注视对方。徐文强双手背在背后，面无表情道：“今天我们的任务是铲除，目标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敌人。你们要将这些不可一世的对手打翻在地，彻底消灭，明白吗？”“明白！”战士们的回答干脆响亮。徐文强沉声道：“记住，你们是最致命的武器，你们的攻击不可阻挡。”他停顿了一瞬，右手向下用力一挥：“分组格斗，开始！”

今天恰巧又是光头与土豆分在一组，土豆刚摆好姿势便听见光头小声道：“嗨，轻点儿！”视线交汇间两人会心一笑，彼此手下便留了三分情，十分默契地、雷声大雨点小地练起来。

徐文强不声不响地来到了光头身后，毫无预兆地一把拽住光头将其撂倒。光头尚来不及反应，徐文强的肘击已然凌厉无比地袭向他的咽喉。他本能地就地一滚，堪堪避开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地面却已被砸出一个深坑来，一时尘土飞扬。他只觉得背心里冷汗涔涔而出，垂着头不敢说话。徐文强的声音冷硬如刀：“现在明白了吗？”光头惊魂未定，抬起眼睛怯怯看向徐文强，声音里带了一丝余悸：“明白了。”徐文强忽然化掌为刀，直切光头颈部动脉。那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击之下足以致命。光头来不及思考，慌忙举起手臂隔开。徐文强的声音愈加凌厉：“大声点！”这次光头几乎是喊着回答：“明白！”

徐文强收手，光头一跃而起。脚跟刚刚立住，徐文强却猛然用头撞击光头下颚，剧烈的痛楚使光头发出一声惨叫，结实的身躯轰然倒地。徐文强突然转身，一个大背将措手不及的土豆掀翻在地。

“这就是你们的战斗力吗？”一连下手教训了两名偷懒耍滑的家伙，徐文强的语气很是不满。“记住，要狠，要准，不要犹豫。他们是你们的敌人。特种兵没有训练，只有战斗。战斗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胜利！”眼见两名不幸的战友还趴在地上，大家的回答格外有力。“那就收起你们的同情心，拿出你们的勇气，去打击敌人。继续训练！”

没有人再敢有任何懈怠，光头与土豆更是使出全身本领来殊死对抗。徐文强背手观战，嘴角悄悄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笑意。

忽然，他的余光瞥到不远处地面积水的波纹微微颤动。几乎是同时，一名通信兵跑了过来：“报告，收到SOS求救信号！珠峰北坡，民用频段，应该是登山者。”“雪崩！”他心头一紧：“通知全连紧急集合，原地待命！”“报告！信号消失，正在搜索信号源。”徐文强皱眉：“来不及了，查一下信号源的最后地点。”“HJL37。”“北坡C区，我们过去最快也要一个半小时。”他的眉头皱得更紧，“温度十度，海拔六千米左右，高度缺氧，遇险者活不过四十五分钟。尽快查出他最后的生命数据。另外，马上接通队长电话。”

此时，队长袁野正独自一人在山腰处用BD卫星点测仪测试信号强度。这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每年的这一天，他都会来到这座雪山，以他自己的方式祭奠他的大队长：雪山之鹰。接到徐文强的电话，他简单命令道：“集结部队，六十分钟以内赶到。装备从简。通知直升机组非常规飞行，尽快将医疗救援小

组送抵现场。”

挂断电话之后，袁野看了一下方位，踏上滑雪板从雪峰上急速冲下，一个大回旋在雪地上划出漂亮的弧线，干脆利落地停在了冰缝口上。

腕表显示屏不断地闪烁着“HJL37”。袁野走近冰缝口向下看去，一个穿着橙色登山服的登山者正静静地俯卧在地上，身上蒙了一层薄薄的冰雪。袁野迅速沿着绳索滑了下去，将伤者的头放平，用力拍着他的面颊：“兄弟，醒醒！”

袁野一眼就已看出，伤者很年轻，体格相当不错。只是此时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情况很不好。他加大拍打的力度，声音也提高了：“兄弟，醒醒！醒醒！”

伤者终于呻吟了一声，嘴唇动了动。袁野心中一阵狂喜：“兄弟，千万别睡，坚持住！你叫什么名字？”伤者的声音十分微弱，袁野将耳朵贴到对方的嘴边，终于听清了“荣宁”两个字。

“好，荣宁兄弟，坚持一下，我现在带你上去。”袁野麻利地扣牢救生绳的各处绳结，自己先从冰缝中爬了上去，再用力将伤者拉了上来。就在伤者的身体即将彻底离开冰缝的一刹那，一串天珠从他的脖颈间脱落，闪电般折射出一道太阳的光芒后跌向冰雪的深渊。

袁野将荣宁平放在雪地上，用力拍打他的脸颊：“兄弟，醒醒！睁开眼睛，你就能看见阳光了。”

荣宁没有任何反应；袁野查看了一下他的瞳孔，开始实施心脏按压，嘴里不停地跟他说话：“告诉你，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喜欢和雪山待在一起。这种相处充满了危险，可离开后你又会想念它。它就像父亲，会生气，也会疼爱你。嘿，听到没有？回答我。”

稀薄的氧气、紧张的心情和持续的胸外按压让袁野也无法克制地喘息起来。十分钟之后，伤者仍然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袁野将手表放在伤者胸口，显示屏时间锁定“AM 10:53:27”。袁野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跌坐在地上。

此时军医姜原原带领医疗救援小组也已赶到，正碰上早他们一步的徐文强。“情况怎么样？”姜原原急切地问。“报告，遇险人员已死亡。队长指示，雪崩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为防止意外，请医疗小组所有人员立刻撤离。遇难者的遗体由我们负责送达军区总医院。”徐文强一丝不苟地回答道。

姜原原仅仅思索了一秒钟，便转身对医疗队其他人员道：“你们撤离吧，我上去看看。”

徐文强为难道：“姜医生，现在已发生新的冰裂，情况非常危险。”

“我是医生，我应该在场。”姜原原决然道，“别说了，带我上去。”

一看到走在徐文强身边的姜原原，袁野的脸就黑了：“文强，这是怎么回事儿？”徐文强一脸为难道：“姜医生她……”姜原原打断他，仰起脸来道：“不怪他，是我坚持要上来的。情况怎么样？”

袁野看了看手表：“遇难者失去生命体征已经超过二十分钟。”

姜原原走向躺在地上的遇难者，袁野伸手拦她：“原原，他已经死了。”

姜原原语气平和：“是否死亡，应该由医生来做最终判定。”边说边绕过袁野。

袁野一把拉住她：“原原！”

姜原原看了他一眼，神色平静：“别说了，帮帮我。”边说边蹲下来查看伤者瞳孔。袁野无奈，他太了解姜原原了，知道现在劝她也是徒劳。

天色渐变，雪山山顶隐约传来“隆隆”声。徐文强跑到袁野面前：“队长！”

不待他说话，袁野已经迅速起身，命令道：“结束搜寻，集结部队，迅速撤离！”

徐文强犹豫道：“那你们呢？”

袁野口气严厉：“徐文强，执行命令！”

天色更加阴沉，不时有碎雪滑落。望着那张年轻的脸，姜原原不甘心放弃，仍然奋力挤压他的胸腔。袁野既焦急又心疼，却又不能强行过去拉开她，只能软语劝道：“原原，没用的，他已经死了。”

姜原原头也不抬：“不能简单地以心跳停止来判定死亡，他还没有完全失去体温。”

袁野真的着急了：“天气越来越恶劣，再待下去我们都会有危险！”

姜原原却十分执拗：“我是医生，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

“原原，赶紧撤离，这是命令。”

姜原原无动于衷，只简单道：“这是我的职责。”

袁野针锋相对：“我也在履行我的职责！”

这次姜原原不再硬顶，她抬起头来，双眸看定袁野，语气温软几近哀求：“袁野，生命只有一次。”

袁野心中一动，却板着脸：“你也不例外。”

姜原原抓住袁野的手，眸中已有泪光隐隐闪烁：“袁野，帮帮我好吗？让我再试试。”

袁野无声地叹了口气，帮助姜原原撕开荣宁的上衣。姜原原深吸了一口气，猛地将强心针扎进伤者的胸口。

不过是两三分钟的等待而已，对于此时的袁野和姜原原来说却如此漫长。时间仿佛凝固了，周围一片沉寂，只有渐渐变大的风声和碎雪粒被吹动的细微的声响。

望着面前毫无生命征象的躯体，姜原原终于无力地瘫坐在地上。袁野轻轻将她搂在怀中，柔声道：“你已经尽力了。”姜原原闭上眼睛摇摇头，正要说话，却听见一声虚弱的咳嗽声。

姜原原惊喜地睁开眼睛，与袁野同时俯下身去查看，见躺在地上的荣宁正慢慢睁开双眼。

“你是……”

姜原原笑了，笑容是那样欣慰，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涌入眼眶：“军医，姜原原。”

出租车里大声地放着《回到拉萨》，中年司机摇头晃脑地跟着唱，情绪甚佳。可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左佐却没有这样的好心情，第一次来西藏，高原反应让她觉得头昏脑涨，更郁闷的是，无论她打多少遍电话，荣宁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这让她又气又急。司机拖长声音、不断重复的“回到拉萨，回到了我的家……”终于让她无法忍受，她不耐烦地喊道：“大叔，求你别唱了，我的脑子都快炸了！”

司机闭了嘴，侧头看了她一眼：“第一次上高原吧？很正常，刚来都有反应。”说着从门箱里拿出一盒药扔给左佐：“吃点这个，很快就好了。”左佐狐疑地看着手中的白色小药片，再看看司机：“你确定？”司机却道：“我怎么能确定？我又没吃过，反正上来的人都吃它。”这回答实在不怎么靠谱，左佐犹豫着将药捏在手里。

再次拨打荣宁手机，依旧无人接听。左佐打开陌陌，查看与荣宁的距离，屏幕显示“732公里”。这个数字吓了左佐一跳，无奈之下只得给荣宁留言：“大虾，你赶紧接电话啊！我都从哥佛飞过来了。你现在在哪儿啊？七百多公里，怎么离拉萨这么远？本来还想给你一个惊喜，我现在上哪儿去找你啊？”

司机插嘴道：“七百多公里？那他一定去珠峰了。”

左佐一愣：“珠峰？”随后恍然大悟：“师傅，去珠峰！”

司机急了：“你说清楚，你到底要去哪儿？还去不去酒店了？”

左佐兴致正高，丝毫没发现司机的异样，兴奋道：“不去了。目的地 Mount Everest，珠峰！”

司机一个急刹车，左佐没有防备，身体猛地向前一冲，险些撞到挡风玻璃，忍不住短促地惊叫了一声。

司机却毫无歉意，反而板着脸道：“下车。”

左佐茫然道：“怎么了？”

司机简短道：“我不去珠峰。”

左佐诧异了，来不及细想便脱口而出：“不行，你一定要送我去。多少钱我都给。”

司机斩钉截铁：“多少钱也不去。”

左佐更加惊讶，提高声音道：“为什么啊？”

司机嘲讽道：“你听说过有人打车去珠峰的吗？”

出租车扬长而去，她一个人被孤零零扔在路边，忍不住气得直跺脚。一眼瞥见手里的药片，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向出租车开走的方向用力扔去，恶狠狠道：“脑缺氧，你才要吃药呢！”

伸手拦车，可是一辆辆车都是呼啸而过，丝毫没有停的意思，左佐心头不禁越发焦躁起来。

乔二开着崭新的“悍马 H2”，正在通过电话向他的那帮狐朋狗友炫耀他的西藏艳遇。听他们的口气都是将信将疑，乔二郁闷了：这帮臭小子，居然敢怀疑少爷我吹牛。那好，我现在就发一张美女照片馋馋你们。他用一只手优哉游哉地打开陌陌，查找附近美女。如有神助一般，刚打开便有一位妙龄女孩的照片和英文名“Vivian”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更加奇妙的是，显示距离居然是“0.01km”。由于车速快，乔二抬头的瞬间，汽车已从女孩身边疾驰而过。乔二猛踩刹车，后视镜里正看见那女孩回头，长发如云，一张青春的脸庞神采飞扬。一瞬间乔二如遭电击，分不清是心脏狂跳还是心脏停跳，嘴巴张成了大大的“O”型，心中默念：我的女神，你终于出现了！

他把车倒了回去，侧头望着左佐，挂上一副自认为最甜蜜最迷人的微笑：“Hi,Vivian。”

左佐侧头瞟了他一眼，毫不掩饰脸上不屑的神情，一言不发地拉着箱子就往前走。乔二只作不见，潇洒地一摆头：“上车！”左佐加快了脚步，目不斜视。乔二急了，语无伦次道：“哎呀，我……我不是坏人！上车吧！我只是觉得……你这样一个人多危险啊，对吧？你……你上车吧，我真不是坏人。”他忍不住鄙视自己，平日里那样伶牙俐齿，今儿这是怎么了，居然连说话都打磕巴。

左佐毫不礼貌地打量他：一张十分年轻的脸，五官端正、皮肤光洁，发型衣着都很时尚，虽说表情油滑了一些，但一双大眼睛清澈纯净犹如水晶。这样的男孩，她并不陌生。家里有钱，父母宠爱，自己么，怕吃苦，不务正业，身边永远不缺狐朋狗友和主动献媚的拜金女孩。若说杀人越货，似乎没那个必要。反正眼下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把心一横，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乔二一看美女终于上了车，心里那个乐呵呵，就差在嘴角开出一朵花来。左佐在膝盖上摊开地图，

指了指珠峰的位置：“Mount Everest。”“珠峰？”乔二大喜，“OK，OK，没问题。Let's go.”说着调转车头朝珠峰方向飞驰而去。

这么好的机会乔二自然不会错过，他的嘴角翘起最优美的弧度，想方设法与身边的美女套近乎：“薇薇安，I am 乔二。What's your name？哦，Sorry，Sorry，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你叫薇薇安，嗯，薇薇安，多美的名字啊。你是ABC？从美国来的？不不，法国，一定是法国。这浑身上下一股巴黎范儿，还有点拉菲气质。你说，我猜得对不对？”

左佐又好气又好笑，故意用英文说道：“你说这么多，脑子不缺氧啊？”

乔二郁闷了：“薇薇安，你一点中文都不会吗？”

左佐继续用英文嘀咕道：“会又怎么样，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说的。”

乔二备受打击，可是他立刻拿出了他一向强大的精神胜利法暗暗鼓励自己：坚强一点，乔二，一定不要被困难吓倒。这是上天对你的考验，伟大的爱情总是充满了坎坷。薇薇安，我相信我们的心是可以沟通的。

左佐只觉得头好晕，整个人有气无力。

乔二看了看她的脸色，十分体贴地问道：“薇薇安，你怎么了？高原反应？没事，有我呢。”说罢，不等左佐回答，兴奋地从车后座扯出一长串气球塞到左佐手里，兴高采烈道：“Surprise！”

左佐被吓了一跳，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乔二的脸上溢满了孩子般的真诚与热情：“里面全是氧气，都是为你准备的。”见左佐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催促道：“吸啊，你吸啊，吸了你的头就不疼了。”

左佐努力朝乔二挤出点笑容，心里却在哀叫：上帝呀！这是什么奇葩啊……

救护车抵达医院的时候，周副院长正在急诊楼门口等候。她走上前仔细看了荣宁一眼，对医护人员道：“大家辛苦了。赶紧送急救室，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

姜原原答应着，与众医护人员将荣宁迅速推进急救室。

输氧、打点滴、清理伤口、包扎，接上心电图、脑电图等一系列救治工作终于在紧张与忙碌中结束了，护士小蒲刚松了一口气，便听见病床上的伤者微弱地嚤吁：“妈妈，妈妈……”

小蒲拎着个登山包走进办公室：“姜医生，伤者叫荣宁，上海人。好像在国
外读大学，拿的是学生签证。”

姜原原停下笔：“赶紧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联系到他的家人。”

小蒲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地倒在桌上。姜原原从中拿起手机，屏幕上一长串的未接来电，都来自同一个名字：左佐。

当手机铃响起、屏幕上“荣宁”的名字活泼跳动的时候，左佐欣喜地按下接听键，等不及听对方说话就是一通连珠炮：“大虾你终于露面了！你在哪儿啊？！我现在在拉萨，我去找你！”

然而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女声：“你好。请问你认识荣宁吗？”

左佐一下子懵了，瞬间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涌上心头，声音不知不觉便尖锐了起来：“当然认识，你是谁？荣宁的手机怎么会在你那里？”

听见左佐说中文，乔二一个急刹车，吃惊地望着她。

左佐此时完全无暇他顾，只听对方道：“我是军区总医院的姜医生，荣宁在雪崩中遇险。”

左佐大惊失色，声音都变了调：“什么？你说什么？”

“你别急，他已经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不过人还在昏迷中，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观察。请问你是伤者的朋友还是家人？”

左佐心急如焚：“我是他女朋友。”

对方道：“那麻烦你尽快联系他的亲属，来军区总医院协助处理伤者的相关事宜，谢谢。”

“喂，喂？！”电话被挂断，左佐急得语无伦次：“快，掉头，去军区总医院！”

她已经完全乱了阵脚，只顾着催促：“快点啊，我要去军区总医院！”

乔二冷冷地看着她，不为所动。看到乔二的表情，左佐立即从惊慌混乱之中明白过来，主动放低姿态，恳切道：“赶紧走吧，求你了。荣宁出事了，我要去军区总医院。”

乔二一脸淡漠：“荣宁？荣宁是 who？”

左佐急了：“我男朋友，明白吗？”

乔二的唇边翘起一丝讥诮的笑意：“跟我有关系吗？”

左佐怔了怔，用力眨了一下眼睛，脸上迅速换上一副迷人的笑容：“这车不错，让我开开吧？”

乔二拼命抵抗这笑容的侵袭，板着脸道：“不行。”

左佐把头略低了低，凑到乔二跟前撒娇道：“让我开开嘛，你放心，我会开车，好不好嘛……”

再这样的攻势之下乔二只得放弃抵抗，将驾驶座让给左佐。然而他刚下车左佐便一脚油门踩下，悍马飞驰而去。

乔二彻底懵了，在绝尘而去的车后狂奔大喊：“哎——等等——”回答他的只有车轮疾驶而过扬起的浮尘。

左佐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却被护士小蒲拦在病房外。原因是荣宁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按照医院的规定，她不能进去。积累多时的担忧和慌乱此刻全部化为暴躁，终于无可控制地与小蒲争执起来。正在此时乔二领了一名警察进来，朝左佐一指：“就是她，抢了我的车！”

“跟我走吧。”中年警察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道。众人一片愕然。

周副院长推门而入：“原原，一起回去？”姜原原站起身来：“妈，您来啦。我回不了了。那个男孩还在昏迷中，我想今晚再观察一下。明天一早我还要去趟牧区。那边发现了几个疑似高原心脏病的患者，我想过去看一看。”

周副院长笑了：“你爸还给你做了好吃的。”

姜原原也一笑：“不许他喝酒啊。”

周副院长点点头，扫了一眼桌上的病历，只见上面写着：荣宁，男，1992年生，RH阴性AB型。

她心中一惊，沉声道：“原原，带我去看看这个孩子。”

病床上的荣宁仍在昏迷中，周副院长一边仔细端详一边问道：“原原，他的血型确定无误？”

姜原原肯定地说：“确定。因为血型很特殊，我们还重新抽样化验过。”

周副院长点点头，问：“他的家属来了吗？”

“还没有，正在联系。不过他女朋友来过了。”

“人呢？”

“被警察带走了。”

周副院长有些惊讶：“出了什么事？严重吗？”

姜原原道：“好像只是点误会。怎么了，妈？”

周副院长摇摇头：“没事，等你回家再说。”

饭桌上，袁副司令见夫人神思恍惚，不由问道：“老太婆，怎么啦？心神不宁的样子。”

周副院长道：“老头，你知道这次原原在雪山救的人是谁吗？”

袁副司令不解：“谁啊？”

“宁晓曦的儿子。”

袁副司令放下碗筷，关切道：“孩子现在怎么样？”

“还好，情况稳定。心脏停跳近二十分钟，竟然活过来了，晓曦在天有灵啊。”

袁副司令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激动道：“好样的！对了，丫头知道了吗？”

“还没来得及告诉她。”

袁副司令员倒了杯酒，一口干了。

周副院长一把将酒杯抢了过去：“怎么又喝上了？”

袁副司令呵呵笑道：“孩子没事，我高兴。当年，宁晓曦把丫头交到我手上的时候，还不到我的腰那么高。一见到我就吓得哇哇大哭，搞得我袁十八手足无措，狼狈得很。没想到，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丫头又救了宁晓曦的儿子。你说，这是不是天意？”

周副院长眼圈红了，感慨道：“是啊，这也算是原原对晓曦的报答吧。”说着擦了擦眼角：“想到晓曦，我这心里就难受。”

“宁晓曦是走了，可我们都还记得她。这说明什么？说明她留下了很多值得我们珍惜和发扬的东西，包括攻克高原心脏病这个难题。”

周副院长赞同道：“是啊，这是她生前最大的愿望，也是原原的理想。”

袁副司令也忍不住感慨：“丫头今天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医，这里面就有宁晓曦的功劳。我感谢她。”

周副院长点头，擦擦眼泪，声音里带了几分欢喜与欣慰：“多亏了晓曦，你才得了个这么好的女儿和儿媳。”

说到这个，袁副司令的脸上漾出笑纹：“那是袁野这臭小子有福气。”

周副院长轻轻叹了口气：“他俩小的时候，你什么事都向着原原，儿子没少赌气。没想到长大后，两个人竟走到一起了。只是……”

袁副司令开玩笑道：“你放心，袁野再不主动，我就给他下军令。”

话音未落，袁野推门而入：“爸，又给谁下军令啊？”

晚上，袁野带了父亲亲手做的糖醋排骨来到姜原原的办公室，边看她吃边道：“原原，我要批评你。”

姜原原两个指头捏着排骨吃得正香：“说吧，虚心接受。”

袁野顿了顿，口气平和道：“今天要是再晚会儿，我们所有人就都留在雪山了。”

姜原原抬起头来，眼睛睁得圆圆的：“没这么严重吧？”

“我们撤离五分钟后，就第二次雪崩了。”袁野轻轻一笑，“你哪还吃得着糖醋排骨？”

姜原原将脑袋一偏，不屑道：“危言耸听。”

袁野一笑：“幸好你不是我的兵。”

姜原原不甘示弱：“是你的兵又怎么样？”

袁野干脆道：“处分你。”

姜原原笑了：“那就处分我吧。”边说边喂了块排骨到袁野口中。

袁野口齿不清道：“不过，你表现得很勇敢。你的坚持创造了一个奇迹。”

姜原原扬起脸来笑了：“这是表扬我？”

“嘉奖。而且我还要谢谢你。”

“这么夸张？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姜原原开玩笑道。

袁野的表情郑重起来：“知道为什么吗？”

姜原原扑闪着大眼睛：“为什么？”

“因为你救的那个男孩的妈妈，在十八年前把你送到我的生命里。”袁野一字一顿地说。

姜原原震惊了：“晓曦阿姨？”

“对，荣宁就是她的儿子。”

一见警察真的把左佐关了起来，乔二急了，缠着警察说那是他女朋友，他只是想吓吓她，让她低个头认个错，求警察叔叔高抬贵手，撤案了事。警察哪里肯听他的，不但教训了他一通，而且威胁他说：“再胡闹把你也给关进去。”乔二最擅长的便是打蛇随棍上，一听这话倒开窍了，死缠烂打地要求把自己和左佐关在一起。警察不同意，乔二灵机一动道：“警察叔叔您不知道，我女朋友她性子急，这万一她想不开，出点什么事儿还给您添麻烦，您不如让我看着她，也能防止发生意外啊。”警察觉得也有道理，犹豫了一下便同意了。

乔二递了个杯面过去，左佐却连看也不肯看一眼，把头扭向一边。

“吃点儿吧，高原晚上冷，你会扛不住的。”乔二的声音是发自内心的温柔。对于自己亲手把美女给送到这里来，他的心里还是颇为内疚的。

左佐瞥了他一眼，不搭茬。

“你生气我知道。可是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东西怎么有力气生气呢。”乔二嘴里说着，偷眼瞧左佐，见她毫无反应，不由得也觉得无趣。

定了定神，乔二接着道：“我知道你现在想谁。不用担心，我已经和警察说好了，明天一早就放了你。我请你海撮一顿之后，你就可以去医院了，我还可以送你去。这事儿呢，你也不能全赖我。咱说好了是去珠峰，可我还没来得及上路你就要掉头，这不是泼我冷水吗？我当时要是马上应了你，不是太菜了吗？”

左佐终于憋不住了，痛声训斥：“你不菜，你恐龙，你混蛋，你乘人之危，你是灭绝人性的刽子手！”

乔二挠挠头，嘟囔道：“那也不至于吧？”

左佐两眼通红，冲着乔二大声嚷道：“什么不至于？你就是！就是！”

乔二赶紧道：“是，是，我是。你别吼了，待会儿警察听到，该撵我走了。”

左佐气愤道：“就是要把你撵出去。”

乔二笑了：“把我撵走了，明早谁去帮你说情啊？你还想不想出去了？”

左佐睨了他一眼：“你威胁我？”

乔二忙道：“没有没有，我哪儿敢啊。我只是想让你冷静冷静，消消气。”

左佐气呼呼道：“就是你的错，你诬陷我。”

乔二叠声应着：“是，是，我错，我错，都是我的错。我狭隘，我自私，我没有人性。可我也将功补过了，不是吗？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力气，他们才答应明天放了你。你就大人不记小人过，原谅我吧。”

左佐扭过头去：“没门儿。”

乔二抓狂了：“那你要我怎样？”

左佐眼珠子转了转：“除非……你帮我到医院去看看荣宁！”

乔二一口拒绝：“那不行，太菜了。”

一看左佐又要发飙，乔二连忙妥协：“好吧，豁出去了！”

谁知左佐又变卦了：“等等。你还是别去了。你这么唠叨，会影响荣宁休息的。再说，你这种小人，还不知道会不会害他。”

乔二快哭了：“姐，给条活路吧……”

左佐恶狠狠道：“把方便面给我拿过来。”

荣宁终于醒了。

“这是哪儿？”

“军区总医院。”

“姜原原？”

小蒲笑了：“想起来了？不错，总算没失忆。姜医生不在，巡诊去了。你说你也真是的，一个人跑珠峰去干嘛？那是好玩儿的地方吗？你以为自个儿是谁？钢铁侠、超人、奥特曼？幼稚，害得我们一宿没睡。你说你们这帮人真够闹的，一点都不消停。还有你那个女朋友，昨天差点把我们医院给拆了。”

“女朋友？”

“是啊，叫什么左佐的。”

荣宁惊讶了：“她怎么来了？人呢？”

“被警察带走了。”

“啊？出什么事了？”他一下子坐了起来。

“急啥？躺回去。姜医生都打听了，不是什么大事，今天就能出来。”

荣宁拨打左佐手机，关机。